

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文化意义

陈 默, 金艳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能体纯素”的“真人”。其主要内涵可归结为超群绝伦的神异气质; 不随物迁而游乎尘外; 超越生死的真情天性。这种真人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 其对后代文化与文学中“真人”形象的人格建构影响深远。从当代文化的层面观照, 庄子的理想人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陶冶人的精神情操, 丰富人的心灵世界, 提升人的人格境界, 因而在当今的文化人格建构上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庄子; 理想人格; 真人;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3.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3541 (2005) 01 - 0055 - 04

On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Zhuangzi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CHEN Mo JIN Yan - b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Zhuangzi is that of a “real man” —the surpassing integrity of pure temperament and elevated spiritual delight untouched by the outside distractions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usual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of this world. This ideal derives from Dao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perfect harmony of 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lives, and it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he “real man” advocated by the other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n Zhuangzi’s ideal persona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helps mould the temperament, elevate the mind and enrich the soul.

Key words: Zhuangzi, ideal personality, real m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马克思曾把“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称之为“历史之谜”^[1](p.73)]。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 在思维大发展的时代, 以其早熟的思想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 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求索人生道路的各种模式。儒与道二家各执一个方面深入下去而达于极致, 入与出, 仕与隐, 自然与人为, 客观与主观等皆是二者深感困惑并用意探讨的永恒主题。

“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荣格语)。在中国文化史上, 理想人格的建构是各家各派颇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秦各家学派皆欲树立其理想人格, 探讨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 雍也》)的“圣人”, 墨家推崇的是“形劳天下”的“大圣”^[2](《庄子 天下》)], 道家人格的最高理想是“能体纯素”的“真人”^[2](《庄子 刻意》)]。其中以儒家和道家的理想人格模式影响最为深远。本文以《庄子》为文本依据,

着重探讨庄子所弘扬的理想人格的内涵及其文化意义。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 庄子树立的“真人”形象, 具有超群绝伦的神异气质, 闪耀着一种令人倾倒的绰约飘逸之美。在庄子笔下, 他们或是“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 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2](《庄子 逍遥游》)]; 或是“大泽焚而不能热, 河汉涸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2](《庄子 齐物论》)]; 或是“乘云气, 骑日月”^[2](《庄子 齐物论》)]; 或是“入木不濡, 入水不热”^[2](《庄子 大宗师》)]。这些特征使庄子建构的理想人格达到了超凡出尘的精神境界。其文化渊源有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浸润, 有楚地巫风盛行、神话丰富的影响。若将《庄子》中这些神异描写与《山海经》、《九歌》等神话内容相较, 便可见出其同源相似性。而这些神话内容却被庄子赋予了新的意蕴, 充实进了理性的内容, 借此表

[收稿日期] 2004 - 10 - 15

《山海经》述东、南、西、北四方神时, 均有“乘两龙”的描写; 《海外北经》称“钟山之神”是“不饮、不食、不息”。《九歌》中亦有“驾两龙兮骖螭”(《东君》), “驾飞龙兮北征”(《湘君》), “高飞兮安翔, 乘清气兮御阴阳”(《大司命》)等描述。

达其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逍遥的精神自由，表达其“真人”精神境界的高深玄妙、幽邃难测。

《庄子》在多次论及“真人”的精神状态及人生境界时，皆赞颂备至，推尊至极，用以寄托其人格理想。那么“真人”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庄子·大宗师》曰：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2](p.226-229)}

这些论述表明，“真人”乃是庄子竭力弘扬的一种理想人格，其精神境界的最主要特征是超越构成人生困境的诸种界限，诸如生与死的自然界限，时与命的社会界限，情与欲的自我界限。“真人”的精神境界是理想化的，他竭力要把个体人格的价值扩大到整个宇宙，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2](《庄子·齐物论》)}的理想化境界。这与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与核心——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反对人的异化——是完全一致的。为此，庄子处处从异化的消除，人与物的和谐统一，生活的自由发展这样的高度去探求人生的本质，去提升人的生命的价值。“真人”的精神境界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它实际上是指人的一种安宁、恬静的心境，在此心境下就能超越生死，达到“死生无变于己”^{[2](《庄子·齐物论》)}的层次，就能超脱世俗事物和规范，达到“游乎尘垢之外”^{[2](《庄子·天下》)}的境界。这是真实存在过的，关尹、老聃就是庄子认定的现实中达此境界的真人。《庄子·天下》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2](p.1098)}

《庄子》中表述理想人格的名号还有“至人”^①、“神人”^②、“圣人”^③等，名虽不一，其精神与“真人”是一致的，而以“真人”的表述最为完整。

二

庄子树立的“真人”理想人格，具有一种不随物迁而游乎尘外的特征。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彻头彻尾地鄙弃功名富贵的当推庄子。老、庄虽同为道家代表人物，但其基本特征并不相同，“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形而上学”^{[3](p.71)}。庄子其人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他嘲讽惠施的相位如腐鼠^{[2](《庄子·秋水》)}，讽刺曹商的邀宠为舐痔^{[2](《庄子·列御寇》)}，拒绝楚王送上门的高官显位^④。这均说明他是清高孤傲的真人，厌恶世俗事务，鄙夷世俗目的，认识到了功名富贵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庄子笔下的真人形象亦如此，他说：“真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2](《庄子·大宗师》)}这表明庄子追求的真人理想人格是鄙弃人间世务、否定世俗道德的，有着超然世外的精神境界。此乃后世真人群像游乎尘外精神境界的主要历史文化渊源之一。

功名利禄对人格有怎样的损害呢？庄子早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其实质，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庄子·骈拇》)}“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2](《庄子·让王》)}庄子超越了儒家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的层次，将人置于自然大化中来观照，清醒冷静地反思悲叹：人生一世，心为形役，本性为外物所扭曲，迷失了人生的真意，虽生犹死。庄子站在古今人生哲学的制高点上，以叛逆式的思维方式和睿智的慧眼，看穿了现实社会中一系列人生怪圈，诸如功名利禄、姘妻美妾、儿女后事、金钱物欲等等。这些怪圈，有的是社会预设的，有的是自我编织的，虽闪耀着五彩光环，充满诱惑力，但却扭曲着人的自然本性，扼杀了人的个性发展，使人混沌一生，枉来世上。他真诚希冀士人们最终超越尘世种种人生怪圈的羁绊，返回到人生本源的故乡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以前论者多以虚无主义、消极作用来评价之，这固然有其道理在，但终觉有些片面，未能全面领悟庄子的深远用意。若换一个角度，将其置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源流中，从庄子的深层心态人手全方位观照，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的人生意义与积极作用，彻悟深藏其中的玄机。他在绝望深痛之余，以出世为士人的最佳归宿，以此来全面否定丑恶的现实世界。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具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千钧之力。中国哲学是一种主张自我超越的心灵哲学，它把心灵问题看成是精神境界问题，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问题，它认为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心灵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创造，不断地自我超越，最终找到人生的归宿。这种不离现实又超越现实，不离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心灵哲学，创造了中国和东方的精神文化，对中国文学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说，中国哲学的三根支柱——儒、道、释都主张心灵的自我超越，都关注同超越意识相联系的本体体验，以追求享受最大的精神愉快，这是三者的共同特点。同中之异在于：道家追求的最高体验是“至乐”，佛家追求的是“极乐”，儒家的最高体验是“孔颜之乐”。就庄子哲学而言，是“真人”人格理想和“至乐”人生境界。庄子是在突出地树立一种“真人”式的理想人格标本，其目的是要抛弃一切为仁为义为名为利等等所束缚奴役的“假人”、“假我”。那么怎样才能取得这种理想人格呢？庄子认为，只要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利害、得失、是非、功过，忘乎物我、生死、寿夭、主客，

① 《庄子·庚桑楚》曰：“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翛然而往，倏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

② 《庄子·逍遥游》论神人曰：“神人无功”，且还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等神异描写。

③ 《庄子·齐物论》曰：“圣人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

④ 《庄子·秋水》云：“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样就能达到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同一性，让自我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这就是“至乐”，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既不脱离现实世界而又超出尘世的自由境界。既然连所谓的梦醒、死生都可从精神上予以超越，其他扭曲人生的怪圈，又何尝不可超越呢？

儒家往往把功名利禄的追求与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诱惑力和迷惑性的，即用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把个人对功名利禄的欲望遮盖起来。关于“材”、“用”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标准，儒道二家亦大相径庭。儒家从社会价值角度着眼，以“出将入相”为大材，以“修、齐、治、平”为大用。而庄子则认为这恰是对人之真性的扭曲与损害，因此，从自然人生的角度，提出人格完善的理想的大“材用”观，建构起“无用之用”的新价值观，即在社会功利层面上的无用，在自然与人之真性的层面上，反倒是大用。其“大用”就在于以超功利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把人从外物功利性的束缚压抑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的自由和愉快，从而有利于人的生命的发展。《庄子·人间世》中着意描述的“栲社树”，就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深奥的道理。匠石从社会功利的角度看，它是无用的：“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樗，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正因为如此，才使“匠伯不顾，遂行不辍”，“故能若是之寿”。庄子从自然超功利的角度看，极力弘扬了“栲社树”的异常之美：“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21](p.170-171)}“商之丘”之“大木”也如此，“结驷千乘，隐将苾其所蔽”，因其“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22](p.176-177)}。这就是其“无用”之“大用”思想的形象化阐释。而只有超越社会层面的儒家倡导的历代士人追求的“材”、“用”观念，才能达到真正的人格完善的理想境界，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

三

庄子树立的“真人”理想人格，还具有超越生死的真情天性。按传统说法，从表面看来，老子与庄子似乎皆寡情无欲，其实二者并不全同。老子的确无情，庄子则“道是无情却有情”，外表说了不少冷酷无情的话，骨子里却深深地透露出对生命与人生的爱护和眷恋。其所说的“情”可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此情非世俗之情，而是自然之情。他说：“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p.170-171)}这是庄子针对惠子“既谓之人，恶得无情”的反问而做出的回答。关键在于对“情”的理解不同。惠子是重视感情的，认为这是人之为人所必需的，但他所说的“情”是泛指一般感情，而庄子认为这种“好恶”之情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是人情，但不是自然之情。庄子所谓的无情，是不要一般之情，而要超越一般之情的自然之情。这种自然之情能超越好恶、是非、善恶等世俗之情的纠缠，超越以我为中心的主观情感，从而得到精神的自由。庄子这里当是针对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道德情感而言的。

二是，此情非虚伪之情，而是真诚之情。庄子追求的是超越形式的由衷真情，而反对重形式轻内涵的虚伪之情。他说：

事亲则慈孝……，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2](《庄子·渔父》)}

这里所强调的精诚真情与其“圣人法天贵真”的思想是一致的。庄子强调的是人的“性命之情”，反对虚伪矫情，要求无拘束地表现人“受于天”的真性情。既然“好恶”之情是人为的，那么就是虚伪的，“人”字旁边加上“为”字就成了“伪”字，而自然的则是真实的。他还说：“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2](《庄子·大宗师》)}这里所说之意是主张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如果以生为喜，以死为悲，就不是以自然变化之道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有限生命为起点，那就会有烦恼而无自由。只有超越生死的喜悲情感，达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层次，才能获得自由的理想人格。^{[2](《庄子·天道》)}这也是真人的特点之一。

庄子还指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2](《庄子·德充符》)}这里说的是人的外在之形与内在精神人格的辩证统一问题。从社会现实的层面说，因为有人之形，所以不能脱离日常生活，难免“群于人”；从内在精神层面说，只有做到超越日常之情的“无人之情”，即超越以我为中心的主观情感，就能远离“是非”，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实现人格的完善和提升。

从当代文化的角度观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感情世界也受到冲击和扭曲，日渐淡化，真情日少，伪情乃至无情者日多，因此庄子所弘扬的超越生死的真情天性，无疑有提升人格层次的积极作用。

四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两家理想人格是对立的，各自指引规范着后世几千年的士林人生道路范式。二者又是互补的，道家理想人格正好补儒家之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人格建构的组成部分。

儒家理想人格的建构，是基于从社会层面上观照人生，强调个人的一切行动均要合乎社会整体的规范，强调人为后天的努力与进取精神。这自有其优长之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群体之中，人的潜力需要某种压力和动力才能发挥出来。但这种重视和谐的人生哲学是以牺牲个体人格的某些天性与自由为代价的，在某些情况下又成了限制人的自由、束缚人的真性的僵死教条。有鉴于此，庄子所揭儒学之弊就显得更为有力，其所弘扬的理想人格就更有特殊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道家理想人格的建构，是从自然宇宙层面上观照人生，力求从宇宙本体高度来论证人生哲理，探求人类精神达到无限和自由的道路，把人生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

追求既不脱离人世生活而又高度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强调人的个性与身心的自由，强调遵循自然规律，提倡自然美，认为保持人纯真的天性与自由的生命价值，要远大于功名利禄等社会价值，把人类提到了与天地、万物“并生”、“为一”^[21]（《庄子·齐物论》）的地位。这些思想成为冲破儒家道德伦理束缚的有力武器，成为一种反叛的批判力量。此后，历代士人皆面临着人生的困惑，面临着从儒、道人生哲学及人生范式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庄子哲学基本上是某种人格——心灵哲学，是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它即是世间的又超世间，既超感性又不离感情。它达到的制高点是乐观积极并不神秘而与大自然相合一的愉快。庄子以自然为美，亦即以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实现为美，这是庄子美学的实质与核心，是他经历了深刻精神危机后寻到的心灵解脱出路。从当代文化意义上说，这种人格的提升与心灵的解脱，其本质上是对自由的体验，是庄子较早开辟出来的人类精神生活走向恬静、走向自然的人生归宿的一条路。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陶冶、培育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境界，教人们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与生活束缚，从回归自然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它可以替代宗教来抚慰心灵的创伤，因而其有着久远的积极意义。

庄子的绝对自由思想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按卢梭的观点，这是一种“天然的自由”。作为社会中的人，必定要接受某种社会契约，获得“约定的自由”^[41]（p. 23）。但庄子毕竟发现了现实中的人生困境并提出了一种解脱方法，这是人的一种自我精神觉醒，是自由观念的觉醒。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p. 154）庄子的自由理想是人迈向自由的一步，因而应视为中国文化中的进步现象，是人类迈向自由的又一大步，又一个新台阶。庄子对理想人格的建构和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描述，是人类自由思想史的第一章，也是人类追求自由漫长历程中闪耀着璀璨光彩的里程碑。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流上看，庄子笔下的“真人”理想人格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严复所说，《庄子》说理“言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6]。服膺庄子的魏晋名士所企望达到的“无思无

虑，其乐陶陶”（刘伶：《酒德颂》）的境界，阮籍笔下“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大人先生传》）的大人先生形象，陶渊明塑造的“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五柳先生传》）的五柳先生形象，皆有庄子理想中的“真人”的影子。特别是全面继承和表现庄学的嵇康、阮籍，他们对庄子所描述的理想人格十分钦慕、向往，将其视为人格的最高标准，企图树立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达到一种“遗物弃累，逍遥太和”（嵇康：《答二郭》）的精神境界。到了明中叶，庄子的这种追求人的自由的思想同个性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又产生了新的活力。李贽袭用了庄子的“真人”概念，将其带有个性解放思想的“童心说”注入“真人”的心灵世界中，猛烈抨击了以道学塞满内心的“假人”，认为有“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者，方为“真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卷3《童心说》）李贽强调顺乎自然之本心，即他所谓的“童心”或“真心”，反对为外在的教条所胁迫，为“伦物”所困扰，要超越于“伦物”之上，达到“万物与我为一体”的“真空”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人就可以“自得”，可以自由。李贽的这种带有叛逆色彩的自由思想，就是庄子追求人的自由的思想同个性解放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随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对庄子理想人格文化意义的认识和阐释，也应该不断的深化和丰富，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陶冶当代人的精神情操，净化当代人的心灵世界，提升当代人的人格境界。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2]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 [3]李泽厚. 漫说庄禅[A].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4]卢梭. 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5]恩格斯. 反杜林论[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6]严复. 与熊纯如书[A]. 中国近代人特文集丛书严复集(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陈默: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金艳滨: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 吴高君]